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何西泰

謄録監生臣潘　必貴

震川集卷二十二

明 歸有光 撰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為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

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瑚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吕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内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吕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吕公泛舟清溪公

亦忻然自以為得焉擢廣東布政使參議行部至遂溪道暍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鸎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為盜近年劇賊黄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蜑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

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實源以寛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

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冐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歘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譏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刼祟安建陽公

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為囊槖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閭戶讀書絶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

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滞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櫂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收以强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為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葢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

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肅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歳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銘曰

巴湖瀰瀰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窀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竢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為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廼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尚志母朱氏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為嫡長曾孫孺人為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内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為婦而伯父為縣

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戸萎苶孺人長特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歲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恒歎羨以為難得孺人數有疾常卧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

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遥遥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為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為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

之非五十九非也漢鄉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為紂石槨北方桓司馬為石槨君子譏之趙太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為壽藏後世以為達若以為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葢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為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盻周覽百世之後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

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為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
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
邈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為者與漢卿名
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
南渡始家於崑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
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暠成化戊子
舉人選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
氏生女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為漢卿書如

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為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蘄為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為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實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

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為尻以生為脊猗與

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為銘文刻于貞

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

為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

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

也夫南雲翁者少為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

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為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為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即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為縣令府佐卑亦為郡文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

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瘝曠于職茍冒于干禄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為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為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既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為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予之譾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為可傳求予誌其生壙

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壙也翁為人有風致可謂翛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為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為誌

姚生壙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

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學于
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
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
未見予而知予予于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
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
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
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
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

中

亡兒翽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翽孫云時吾兒生

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為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絶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為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

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酉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為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為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讐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

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笞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笞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卧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强之而後行葢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强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

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顰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

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恑瓚拘畏常以為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鵋張神奸倣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横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倛而鷙盩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煢煢世路落落無

所向回視三稱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踦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為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

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甲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為也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為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

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為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為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緑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煑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集卷二十二

震川集卷二十三

明 歸有光 撰

墓表

亡友方思曽墓表

予友方思曽之歿適島夷來寇㩁厝于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塋未有期不果

為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葢天之生材甚難其
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
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
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為而其所值又
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
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
二十餘以禮經為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
叱而疑曰吾所為以為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

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彦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為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絶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絶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為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讃嘆求其解説自是遇

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兾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愚曽果溺於佛之説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毁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為之者耶以愚曽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脩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

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為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為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為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

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為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奬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塟也陳吉甫既為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為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
科名為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
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
徙令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馬叔度逃難走夜郎
卬筰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為之作傳叔
度再世為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
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
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

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嘗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為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之跫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

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為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為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

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宮闕官署街術至令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

士弘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
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為
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
在他國者後世為祖謂之别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
世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
反告於宗後明不絶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𡟊宫
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為之悲
慟哉具塋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

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歛賻贈而弟學顔供塟事尤盡其力云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脱漏刻本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褱字允清世為蘇州崑山人曽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積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積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

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一天子使小黄門密至具邸識之以有目眚寘二甲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為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為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為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為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葢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

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偫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連濟北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嚙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橐槖遂捕斬之巡

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内艱服除
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墳閼之田豪民兼併以虛
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絶其姦輯二州志修衛
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
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寛法人以無冤居頃之予告歸養
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卧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
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
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即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

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葢素不樂公欲惧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黄山白巖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吴琥陸崑輩為湖

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建安李尚書甞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晩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茗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甞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為太嶽之遊而遘疾不

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為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奬適分以故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詿誤繫獄公抗言使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為棺斂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絶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即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

覽在舟中之日為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約公自懷玉還即見過復置酒相名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沺川鄉七保在字圩横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為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眩以為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

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葢又承懽顔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利鹽英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塟之曽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徳中傜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為人師無錫糞舍之士半出其

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為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
柿蜜餌餦餭必愜其意一日行仆揩下傷其足病至危
殆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
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
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
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方
又數與黄冠遊多得禁方為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
燕媠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嫚嘗服延壽丹形

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顱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
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
少氣微目烱烱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欻然
而逝人尤以為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
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溽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
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
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
玄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

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令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葢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為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摭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

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既繫而銑歸紿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寃為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為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為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為廉吏王子兗汀洲通判兗子兆元字德

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為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具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令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啣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

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寃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為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即歸恐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為人寬和至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讙呼寧知有今日

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為訣男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為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為戲君既困於酒且為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團懐官廨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為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

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人天民天猷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為序述君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子然猶使之困窮腌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

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為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即位覃恩近侍國時為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為孺人嗚呼國亦既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

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為歙人君諱鈇字徳威曽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徳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為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鈺為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資或搆鈺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

鈺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産諸弟籍籍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鈺自無理耳死非由金顧何罪為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資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資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既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之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朿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髫與其姊

奉觴為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為吾男子子乎葢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巳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閔無儲嘗大雪擁敝絮卧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黄媪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為許氏

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旁舍客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遞興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為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厠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氣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内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决死以狥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廹於一旦必出於死為義而出

於生為不義是乃為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為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狥君者也以臣狥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黄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

之文村女子季氏為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為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為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為中道云

震川集卷二十三

震川集卷二十四

明　歸有光　撰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偽為哨兵突入

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刼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天子命吏為賊刼質是孰為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闗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邛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

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闕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朝廷之邮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廵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贇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曽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随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内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爲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内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

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猺賦剔姦蠹豪民為之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之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吏治民號為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為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内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為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令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為遠然龍城

於今為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絶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為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先在漏巵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絶刼質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為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

山荒絶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嫩後千百年可配

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埈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埈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為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戸府君諱應龍別塋界橋山祖諱旺別塋柏山嶺而

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葢壟三世而祖妣畀其兆焉歷年圮廢熢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

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塋者悉山澤之敦龎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敘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塋之歴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封侯外戚汜鄉蜀郫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潁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郯廬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興恩

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
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嶨迢迢千載奚前之遂而
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
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栢丸
丸石虎馬羊青葱崛岉凡爾後世有孝有忠敬視斯述

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
此文連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嬀
之後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郫人後漢
何進以外戚封慎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為新
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以
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

三公封潁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潁昌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適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郯人何充廬江灊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灊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為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及弟點胤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溢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

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册寶上祖宗徽謚推恩海内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為修治置守冢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

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為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為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蕃酋阿羅入黄河套中蕃種遂久居不去為陜西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具間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至今上時言事者鋭意欲復河套既而天

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為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飢饉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

曰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墜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廵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為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尅去歲布歛以常額會

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為急政或告以海壖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

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為借兑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為粮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辦又檢故事免其收觧永無所興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為立石請紀侯之事嗟

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横者獨何心耶揭傒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敝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悦如是則夫瞋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傒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為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已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為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

玄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官達位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藉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内文學之士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奬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

自放於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髽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為師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為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強記其後絶不覯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

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冢墓也異時古栢甚竒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為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滸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予葢又二十年始為之書於墓

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為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緑龍輴題湊之室以為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為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

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為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為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為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

之懽而豫死者之事於是晝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丈以顯故以為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為富家翁為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為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紿曰金皆在盡以己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徭翁

好為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擕吳姬度歌曲為蹴踘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為子致千里客葢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没没者多矣其得

列于史葢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鑌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為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為母持佛氏盂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為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

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為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為直其事歲飢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

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
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
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
鋮錠鈇鉞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
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邊畇畇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濊濊有美伊人仁
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覯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
是追公卿是為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為焚黄於墓而先是墓石未具梁陞為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竪石於墓道唯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某世為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徳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天子而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

顯也君之行葢非有求知於世以儌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跽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詿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搒

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為郡文學君之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君樂于施予迎延賔客瓶之罄矣賑邮不倦日闋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為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

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
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别有載兹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名
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即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
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
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𩙪牽
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犒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即返我玄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祇肅能助君為家先君而葬實合葬三子凌漢次即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

雲中以行能高從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也故余善淩霄又嘗同有事京師旦暮會闕下因為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為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㬌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為奇及為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

見樹田狂虐皆為不堪比死則皆以為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狥義

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為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沈沈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為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

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葢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汚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為槀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為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

請書以勒石具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為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為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

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煃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為恥所以扶翊世教其

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

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卧病姑來視病竇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欷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為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卒火瘞散漫荒莽間遥遥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厠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竇是以營兹新兆葢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

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鄹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母也如此使無曼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葢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實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簀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

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為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為憂遂為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

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娣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為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為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恒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絶公常出遊一歲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懽孺人為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

友無間其治生纖嗇而不信因果之説吴俗尼媪往往出入人家孺人絶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泙川鄉横塘之先塋葢古之女子不幸而為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恒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没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謙為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恒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風

不忍其賢母之没没於後世既勒銘幽堂又請於予為

立石墓道云

震川集卷二十四